尚書補傳卷之七

豊山 洪奭周 纂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洪範之稱十有三祀孔傳以為箕子之所自紀蔡傳以為史臣因箕子之辭夫十有三者周之年數也古之年數猶後世之年號祀與年之殊稱猶其細者耳用周之年數以紀事是旣奉周之正朔矣而徒以稱祀為不忘商不亦苟且之甚哉武王克商先釋箕子之囚其訪而問之也必不俟踰時當是時也柴望之禮未舉羣后之告未徧禮制名數之

自然經室藏

改固未宜暇及也其曰十有三祀固史臣紀事之恒
辭耳曰王訪于箕子而不曰箕子見于王於王與箕
子皆稱乃言曰又儼然均敵之辭同僚之志不臣之
禮是固已凜乎著矣又何必曲為傅會於年祀之間
哉蔡傳又謂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
是蓋泥於小序之文謂武王以箕子歸周也伏生大
傳曰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
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愚竊謂此言得箕子之實如
序之云則武王之問箕子在於歸周之後固非所以
急於求道使箕子從武王而歸周尤何足以為箕子

哉且箕子者殷所爵命之號也以箕子之稱為未新
封爵是將謂新封之後捨殷命而稱周爵也其與所
謂因箕子之辭而稱祀者又何其相反甚也或曰史
臣之稱祀果以其未及改制耶則泰誓之稱十有三
年又何以說焉曰泰誓古文固多可疑且泰誓武成
多追書之辭如太王王季之稱於追王之前亦其證也
協之為言和也而有安意鴻荒邃古之初民益嘗不
安其居矣土處而病木處而顛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固可謂不安居矣宮室作矣患害除矣而禮義不
明政教不立彊陵弱衆暴寡而君臣父子貴賤長幼

之倫不得其叙其不安也亦甚矣是以武王言相協厥居而箕子以九疇答之九疇者所以養其生宣其教齊其不率以安保其居者也韓子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輩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所謂相協厥居也

彝者常也倫者序也人道之常日用而不可闕之謂彝秩然有序而不可亂之謂倫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為五倫是固彝倫之大者也若飲食衣

服宮室器用凡所以相生養之具與夫禮樂政教刑法之施無適而非彝倫也故洪水陻而彝倫斁水失其潤下之性也九疇陳而彝倫敘五行庶事各得其常也凡世之反常好異拂人之性而以為奇者皆斁其倫彝者也

河圖洛書之為八卦九疇皆理之至精微者也然河圖之合乎易者猶可求其大略也洛書之於洪範則邈乎不可得而推矣易者象也河圖亦象也其體之全蓋太極也奇耦白黒者兩儀也一二三四者四象之位也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數也析四方而補四隅

者八卦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傳又明言之矣河圖之合乎易者固可得其大畧也若洪範之於洛書則異乎是矣洛書之位九洪範之疇亦九以是為相合歟天下之事物可數以九者何限使九疇之理素明乎中不必竢洛書而後悟也如不然者雖上聖亦不能徒觀其文而知其為九疇之象也且使洪範之所取乎洛書者唯其為數之九而已耶則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皆順叙也須一戴九左三右七之位是又何法象也且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故在易天地之數亦五十有五虗其中五而為大衍之數五十故蓍策

之數亦五十若洛書之四十有五者在洪範又將安所合哉過揲之策七八為少占爻之舜九六為變是皆沕然於河圖四象之數矣洪範之一五行在洛書則唯一點而已洪範之二五事在洛書則唯二點而已其曰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者求諸洛書之數而無一有相合者故曰洛書之於洪範則邈乎不可得而推也自禹以後千有餘年傳洪範之義者唯箕子在以武王之睿知親受訓於文王周公召公為之左右而洪範之義則得箕子而後始聞嗚呼其可易言乎哉

自然經室藏

或曰世以九疇為洛書特泥乎天乃錫禹之文耳夫所謂天之錫也者亦猶曰天啓其衷云耳豈必交手而畀之物哉九疇之理天下莫有知者而禹獨能得之於心非聰明聖智受之於天其孰能及此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若以九疇之錫為洛書則勇智之錫又果有何物也耶且九疇始於五行水又五行之始也水性潤下而鯀欲陻之水失其性而五行皆汨五行汨而九疇之理皆失其叙故曰不畀洪範九疇若以洛書之出為錫禹也則亦將以洛書之不出為不畀也如以洛書之不

出為不畀也則前乎禹幾千萬歲洛書未嘗出也而
又奚獨於鯀言不畀也哉愚竊謂此說固甚正然九
疇之為洛書相傳已久孔安國董仲舒劉向班固鄭
玄諸大儒皆用其說而朱夫子亦發揮之其不可謂
之無稽也決矣姑亦但闕疑而已
脩身者以敬為主故曰敬用五事治民者以農為本
故曰農用八政夫敬以直内定静而能慮聰明哲謀
之皆出於敬固也農之所生則食而已食於八政屋
居其一賓祀兵刑之事亦可謂農用歟農不務則食
不足食不足則民命絶矣雖有政安從而施之是以

王者之政唯農爲大貨者所以濟農也祀者所以祈農也司空所以宅農也司徒所以教農也司寇與師所以禁夫害農者也或曰賓亦有與於農歟合耦以相助同井而交睦皆賓之屬也且粢盛潔酒醴旨然後可以享祀可以禮賓賓祀之與農固交相須者也孔傳以農爲厚鄭康成讀農爲醲醲之爲言亦厚也蔡傳曰農用八政所以厚生也豈亦用孔鄭之義歟抑以稼穡爲厚生之首務而言歟

五紀之紀六極之極蔡傳皆無釋其釋曆數則曰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孔傳以歲爲紀四時月爲紀一

月葢皆以為紀曆之紀也然如蔡說則曆數與歲月日星不當同列於紀孔疏謂為天地之經紀愚謂總之曰綱理之曰紀紀者所以理夫衆目也疏說似近是或曰曆數之與四者同列于紀亦網在綱中之意也蘇子瞻釋極曰竆也若也金吉父曰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竆極之極醫家以氣血筋骨皮肉皆竭者為六極之證義蓋同此愚謂極之為若無所據當從金說為是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語其性也固備矣木不言條達而言曲直金不言堅剛而言從革何也九疇之叙為

民事也故其言五行也皆以民用爲主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言夫爲民器用者也土之爲功莫大於厚載而獨言稼穡何也厚載者土之自然也稼穡者人之用夫土者也故曰洪範之言五行也皆主乎民用也五行之理無乎不在其特言五味何也民用之最急者莫如食五味者爲民之食而養其生治其病者也五行之理固無乎不在洪範之於五行也則非最急於民用者不暇言也後世言洪範者乃或㣲之以八卦九宮遁甲之説嗚呼此其果大禹箕子之本意耶

百昌之生於土猶萬化之原乎心也水火木金皆麗
乎土貌言視聽咸攝乎思思之屬土義益如此蔡傳
於五事之象皆欲以一字括之故謂思通土也通之
象土恐未見其恰當也
恭從明聰睿修己之工也肅乂哲謀聖成德之効也
修己言恭而成德言肅何也敬慎以自持溫良以接
人修己者知如是而已若夫威儀可畏儼然人望而
敬之則其効之自然而非吾之所有意也然則剛毅
嚴厲非君子之所從事歟君子剛於自克嚴於自治
正己而不屈於慾其動容則一於恭而已而人亦莫

敢不敬畏作威以自亢盛氣以陵人曰君子固剛嚴也是則吾不敢知之已矣
言曰從而不言信何也從者順理之謂也然諾必信者未必皆順理也順理則信在其中矣乂者治也人何獨屬於言也政教號令非言不行是非取捨非言不辨治之屬言不亦宜乎視聽言思皆可以謀謀何獨屬諸聽也蔡傳曰視散而聽收謀之為道貴乎深密是亦收之類也
明作晢古經本文也陸氏釋文曰晢之舌反徐音制又音晢鄭玄謂當讀為哲孔疏曰君視明臣照晢漢

書五行志作悊今本大全直作哲未知自何時訛也
下章曰哲時雨若倣此
歛時五福集福于躬也用敷錫厥庶民布福于天下
也然則福之為物也其果有形可執有跡可尋可聚
而可散歟孔疏曰五福生於五事朱子曰聖人豈別
有福以錫民哉不過敬用五事而已又曰為人君者
先修其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五者得其正
則五行得其序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横夭
此便是五福也竊按漢儒傳洪範五行以貌之不恭
言之不從各有其罰分屬於六極而視聽思亦例是

雖其推之太深或不免傅會若其以五事之得失應諸福極則要亦有所本也劉康公之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如劉子者豈亦傳洪範之學者歟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莊重安詳百福之原也忽嫚傈輕敗事之門也朱夫子論敷錫五福而以敬用五事為本旨哉訓乎求福而避禍者恒人之大情也祈禳禬祓殫力竭財而不憚又孰知其不越吾容止言辭之間哉

民人之不協于極者亦多岐矣曷為舉淫朋比德而專言之也人情之易溺而難脫者莫甚乎私淫朋比德皆以私而相與者也故辟邪侈欲攘撟虔皆不協于極之大者也苟公道大行明刑罰而禁之不難也衆私橫流枉直倒植為善者非私好則不可得而賞也為惡者非私憎則不可得而罰也善不賞惡不罰唯私之是徇而求天下之不亂豈可得哉或曰淫朋則可惡矣何惡乎比德曰比者附也阿意以相附者無往而不私比德之德猶爽德穢德之謂德也

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唯君子有之諒乎曰諒也小人

唯利是徇其朋也以同利也利盡則離矣故曰無朋
君子則唯善之是從其朋也以同善也善久而不變
則其為朋也亦久矣雖然唯利是徇者固小人也若
徇乎私者則雖歸為君子或不能免焉愛之而不知
其惡者私也知其惡而猶悅其比已者私也唯已之
為是而悅人之同乎已者私也悅人之同乎而已不
問其它過惡人之異乎已而不卹其它善私之甚者
也是皆滛朋之類也然則君子亦有滛朋乎彼自歸
為君子耳若誠君子耶則安有徇乎私者然私之所
蔽非大賢尠克免焉世固有彊毅亷直行行然不動

於禍福而不能脫乎是者破其私而用其長固亦未嘗無良材也然則若之何而可破其私上好私而求下之無私不可得也苟上之無私下孰敢徇乎私故曰唯皇作極

朱夫子有言朋黨之禍未必能亡人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必至於亡人之國允哉是言也小人之朋可去也君子之朋不可去也小人易悅而君子難親小人喜進而君子易退小人能伺君之意而君子則直行其志苟人君欲去朋黨則小人未去而君子無餘類矣安得不亡其國哉然則先務辨君子小人可乎

曰固然也然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君子引君子為君子小人亦引小人為君子君子固難合而小人固易溺也苟人君不務其本徒欲辨君子小人而已則其不以君子為小人而小人為君子者亦鮮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身之不正而求知人之邪正不可得也其心之不治而求其身之正亦不可得也已私之不去而求其心之治愈不可得也主之以敬誠之於思謹之於貌言視聽嗜慾不萌乎中惰慢不設乎體於是乎內無私心外無私人賞無私好罰無私惡如是而不能辨君子小人者未

之未也為下者則而化之畏而服之夫孰敢為私夫孰敢為朋黨故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作者為也作極者以其身而為之極也或以作為振起作興之意非也

歐陽子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意固是也又曰為人君者但當進君子之真朋而退小人之偽朋則天下治矣其言尤不可易矣雖然自古為人君者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哉惟患其所謂君子者非君子而小人者非小人耳今不告之以先辨君子小人而但曰進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而已則又孰

知小人之不肆行而君子之不先懼其害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本在作拯作拯者先正吾心之謂也其次則在求其實而已矣君子謂君子為君子小人亦謂小人為君子是固不可以空言辨也孝親悌長君子之實也信言謹行君子之實也力學好善君子之實也寬厚愛人君子之實也奉職勤敏廉潔正直君子之實也不見利而遷志不挾私以陷人君子之實也小人之實則反是夫既有君子之實矣舉世毀之不害其為可進也夫既有小人之實矣舉世譽之不害其為可退也苟未有君子之實也雖朋於君子

未可以遠進也苟未有小人之實也雖不合于君子亦未可以遠退也夫如是則天下之士皆將惟實之修而標空名鶩虛譽植黨以相傾者帖然息矣故曰在求其實而已矣

或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之常也朋于君子者必君子之徒也不合于君子者必小人之徒也今曰朋于君子者未可以遠進不合于君子者未可以遠退是不亦孤君子之勢而沮人之向善者哉且既有君子之實矣又安有不合于君子者也是說也亦近之矣雖然物情之難齊也人見之不同也人才之不可

以来倫也自大賢已外鮮或免焉司馬温公嘗詆韓忠獻矣劉器之嘗攻伊川先生矣胡康侯嘗善秦檜矣不攷其平生之實而斷之以一議論之同異是涑水元城皆將不免於小人之歸也嗚呼後世之自歸爲君子之徒者吾不知之矣標一言之是非立一人之好惡翹翹焉揭的于世雖天下之庸回碩鄙貪戾而陰賊者苟是議之與我同也亦不害爲君子之黨不然則雖孝若曾閔義若夷齊忠信若涑水才知若管蕭排而外之曰非吾黨也嗟呼是果可以增君子之重而勸人之爲善者耶

或又曰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釋之曰為此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由是言之則知慕嚮于君子者雖未必有君子之實德亦豈不足以為君子之徒哉古人不云乎有孝友廉潔篤行好學而亡人之國者豈非以其趨嚮之不正也哉嗚呼有是言也孟子之時楊墨肆朱子之世釋氏熾闢楊墨者無利觝釋氏者有鄣當是時也猶能正色昌言而與之為敵是真能好善者矣今之世三尺而勝衣者皆能言楊墨之可距是亦可盡以為聖人之徒歟且朱子嘗以亂賊喻異

端矣西漢之末有能助翟義而討莽者是固義士之徒也東漢之季有能佐昭烈而抗操者是亦義士之徒也若是者雖無問其它而進之可也于所謂孝友廉潔篤行好學而亡人之國者是豈非謂張禹孔光華歆王朗之徒歟是固嘗黨莽而臣操者也若是者無問其它而誅絕之亦可也若夫義有精粗識有通蔽是非微曖容若蠶絲治平之撤簾稚圭與彥國分轍元豊之祧廟伊川與涑水殊議是皆國家之大事禮義之大宗也尚不可以分人之邪正而況乎一人之好惡一言之可否而欲以其趍嚮爲用舍歟秪將

見其騁好惡之私而設穽於天下也
或又曰子謂朋于君子者未可以遠進不合于君子
者未可以遠退然則朋于小人者亦可以器其才而
用之歟曰否夫所謂朋于君子未可以遠進者豈惡
夫君子之朋而然哉同志相合同道相求見善而同
好見惡而同嫉若是而朋于君子者是亦必有君子
之實者也俗之弊也久矣陽托其名而陰濟其私者
有之浮慕其聲而甘背其實者有之利存則售偽而
累真勢去則首戎而反面程氏之門不有邢恕乎元
祐之黨不有吳處厚楊畏乎是亦可以其始之朋于

自然經室藏

君子而進之歟古人有言附君子者未必皆君子附小人者必皆小人善哉是言也司馬溫公薦王安石胡康侯引蔡檜若是者非所謂附也彼固有以欺之也及夫青苗行而羣賢屛和議成而鄂王殞鄉黨自好之士尚不忍跡其門也而况於君子乎見利而合者謂之淫朋知其非而猶且阿之者謂之比德小人之朋固洪範之所深惡也

古語有之曰君子而有過愛惜覆護之可也小人而有過當乘其機而摧抑之不使得復進是亦好善惡惡之公心也無乃可歟嗚呼是殆將重利小人而使

君子無遺類也夫所謂過者何所指也如其為不孝不忠貪殘而害于民者耶君子則必無是也如其為薄物細故眚災而偶失者歟在君子固宜愛惜雖小人亦安可因是而重其辟也且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惟其公而已矣惟其仁而已矣持法低昂可謂公乎用意深文可謂仁乎不公不仁已則亦小人矣又何抑小人之有且後世之所謂君子小人者未嘗必得其實也君子謂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未嘗不謂君子為小人是故凡君子之所以加于小人者小人未嘗不借之以反加于君子君子之得時也恒少而小

人之秉權也恒多使是說者行于世吾不忍君子之無遺類也然則君子小人之罹于罪也其將一斷于法而已歟君子固未嘗有大罪也其小者歟則固有議賢議能之典矣小人則一以法施之而無容心焉此則待君子小人之別也

或又曰子之語則辨矣朱夫子嘗謂漢儒誤訓皇極為大中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將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今子之言得亦無類是歟噫嘻安有是也朱夫子之所譏乎漢儒者非以其不分善惡歟後世之所謂朋黨者固自謂嚴

於善惡之分矣雖然其所謂善者非孝友忠信慈惠正直之謂也一議論之同乎我也其所謂惡者非貪戾無耻饞慝巧佞之謂也一可否之異乎我也於是乎有一人之身操行未變而朝為元凱夕作共兜者矣吾恐其分之愈明辨之愈嚴而顛倒貿亂之愈甚也且子欲知朱夫子所謂皇極之道乎為善而去惡自吾身始吾身之為善自貌言視聽之敬始此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其用人也則有一善者無不顯名一能者無不試然其所謂善與能者皆必有事可指有實可稽而非聲譽交游之謂也此帝堯所謂詢事考

言皐陶所謂載采采也故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又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雖無可見之善而亦未有可指之惡若是者固人君之所扶植而成就之也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有善則顯之有能則使之無善可顯無能可使爵祿之所不能及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有善者用之非吾之所私好也無善者舍之非吾之所私惡也故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嗚呼是其視植朋標名不問人才德虛實而以一言議為取舍者果孰為不分善惡而顛倒貿亂於賢否耶

色取仁而行違者小人之尤也實未至而言先者君子之所耻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猶未知其出於中心之誠也錫之以福無乃或太遠歟曰此蓋承上文而立言者也知足以謀才足以為彊足以有所守斯皆俊乂之可用者也茍如是而不好德也是殆不幾於知果所謂彊毅果敢伎藝畢給而以不仁行之者耶是以必其不罹于咎也然後受之有好德之言然後錫之福夫豈其不問才知不稽功能直以一言之善而遠加之寵祿也哉念之者心嚮之而已受之則見於用矣錫之福則寵祿加矣此其淺深之序也

或曰凡此篇稱而稱汝皆箕子指武王言也而康而色當屬上文觧葢所謂和顔色受之者也曰予之曰猶曰若稽古之曰語辭也予者對汝而言非必謂其自言也曰予攸好德猶曰於此有好德者云爾竊謂此說亦近是

而畏高明之畏古注疏以為枉法畏避葢以無虐煢獨之無兼串兩句觧也蔡傳以畏為懲式葢與無虐煢獨相對作兩串觧也高明者未必皆有罪也則不畏避之可也亦何可無故而懲畏之耶孔說似長或曰高明德尊而識明者也畏者嚴敬之也煢獨者人

之所易侮也高明者人之所當敬也敬其所當敬而不侮其所易侮無往而不用其敬也窃按洪範言高明者有二先儒釋高明柔克皆以德性姿質言一篇之中不應有二解也或說似最勝但於上下文義不相貫姑存以俟質

或曰煢獨無勢固人之所虐而棄也高亢而為人所畏者人亦多不肯親用明君則不然唯視其能否而用舍之耳故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謹按朱子皇極辨以此五句合為一節而釋之曰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

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豈亦用此意歟
猷為與守上文旣備擧矣使羞其行則獨言有能有
為而不及於猷與守得不幾於先才而後行歟夫幹
事而就功者非才能固莫由也然上文總言用人之
大法而申之以不罹于咎終之以曰予攸好德其於
才行之輕重亦已審矣此章之意重在於一藝一能
之不遺固不得不專於能與為也
凡厥庶民以下總言用人之道也用人之道莫不善
於求備莫善於各盡其所長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
羞其行言一藝一能皆得自進也苟才之可用不必

皆上德也中材之人祿厚家贍而後可養其廉耻也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待重祿而養其廉耻者固中人也然必其有好德之心然後可進於善苟其無好德也則雖重祿以勸之亦必陷於不善以為人主累矣若是者雖有才能亦不可用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用咎猶盤庚所謂用罪也蔡傳謂用咎惡之人恐非是

朱子曰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勸之以求福則已無

自然經堂藏

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愚謂如朱
子說則正人者正乎人也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
也有好于而家謂制民之產使之家給而人足也于
其猶言及其也作汝謂起而應乎上也凡厥庶民以
下論用人凡厥正人以下論治民無偏無頗以下論
民之從化不能富民則教無所施不能用賢則民不
可得而富矣此又立言之序也今之治經傳者莫不
用朱子之說唯尚書用蔡氏蔡氏固朱子之門人也
然其言時或與朱子異如此章者朱子之說首尾完
具指歸明𣏌固當捨蔡氏而從之也

無偏無頗尚書本文也唐太宗詔改作陂以叶義韻古經雖誤猶不可輕改也況古人讀義與阿同音易小象皆叶韵而鼎卦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以義叶何此其明證儀與義諧音而詩用儀字皆與歌麻韻叶如菁菁者莪以在彼中阿叶樂且有儀抑以敬爾威儀叶無不柔嘉以俾臧俾嘉叶不愆于儀類是者非一也當改從古本無疑

彼可好而我好之非作好也彼可惡而我惡之非作惡也彼未有可好也而好之此之謂作好彼未有可惡也而惡之此之謂作惡夫未有好而好之是必有

私好也未有惡而惡之是必有私惡也私也者固衆
人之所易蔽也彼固有可好也因其好而并好其所
不足好彼固有可惡也因其惡而并惡其所不必惡
是其好惡始未嘗不公也而卒亦不免乎私若是者
雖君子或不能免焉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
美者天下鮮矣嗚呼其惟正直乎
蕩蕩無畛域也平平無崖岸也正直則將是是而非
非好善而嫉惡是三者果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歟嗟
乎唯正直而後始可以臻乎蕩平矣但不相悖而已
也且子將以調停混合不分其是非者爲蕩平歟將

以矯激排訐抉人之惡以為名者為正直歟無可好而好之非正直也無可惡而惡之非正直也好其所好而并好其所不足好惡其所惡而并惡其所不必惡亦非正直也好惡是非一唯其人之實而吾無所容心焉斯之謂正直直則公公則無偏斯之謂平平無偏則忘彼我忘彼我則無畛域內無偏而外無畛域斯之謂蕩蕩彼以調停為平而矯激為直者其用心不同其不免於私則一也

敷言者人君所布之命令也建極于上而布命于下故曰皇極之敷言極者天下之大經天理之至善而

自然經堂藏

非人之所私爲也極建于上則所言者皆純乎天理
矣故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純乎天理則無私言而
無私則令出而民莫敢不從矣故曰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天下之民莫不從令則天子之德無
遠不被矣故曰以近天子之光夫如是然後可以子
庶民而君萬國矣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天子端拱于九重而萬里之外可使如一家者唯恃
夫命令而已然令出於私則民不服不先於躬行則
令雖善而民不從此箕子所以先言建極而終之以
皇極之敷言也蔡傳以敷言爲上文敷演之言若然

則此數節者不過賛歎前說之美而止耳不或幾於贅乎

孔傳釋訓為順釋于帝其訓曰天且其順而况于人乎愚謂從孔說則於下文是訓是行之訓為長康王之誥曰皇天用訓厥道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皆謂其順之也

正者無邪之謂也直者無曲之謂也然則剛克柔克者將不能無邪曲歟曰否正直者無所偏主之謂也譬如等室焉基于平地之上者四亭而如一可也其為基也左高而右下則必將隆其右右堿而左平則

自然經室藏

必將抗其左四亭而如一者正直也或隆其右或抗其左剛克與柔克也或主乎剛或主乎柔是固似乎偏矣然各因其人而施之亦未始不得其平也或曰子嘗謂君子之治小人也一聽於法而無容心焉然則彊弗友剛克又何謂也曰弗友者不順也彊暴不順固法之所不貸也如未及罹于法也則嚴以馭之而已又何必羅織其辜加之以深文而後始可為剛克也哉

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治人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自治也或曰又用三德所以治民也若專於自治而

已則豈所謂又用我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沈潛剛
克也由也兼人故退之高明柔克也是固未嘗不用
於治人也雖然不先自克其氣質之偏而能治人者
未之有也先自治以正人此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屈已以下天下之賢虛心以納天下之言寬慈和易
以撫天下之民人君之道固疑其近於柔矣若夫刑
賞之柄禮義之等操之在我不可以斯須失也非天
下之至剛又孰能與於此或曰人君之刑賞非我之
私喜怒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是國人用之也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是亦可謂

威福之下移歟曰不然好惡之公循乎人誅賞之柄出乎己夫唯循天下之大公是以能大服天下之心夫唯服天下之心是以能執天下之大柄不能誅賞而權移于下者固危矣誅賞以一己之私而不能循天下之公未有不失天下之心者也失天下之心又尠有不失天下之大柄者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次於無作好惡之下其以是歟

王食之義蔡傳無釋孔傳以為美食庶人之老亦有常珍泛言美食又何以別君臣之等威哉或謂古者唯人君飯純以粳不知古人於穀貴黍稷未嘗以粳

稻先之也或謂以玉屑和飯又或謂玉食指飯含之
王其說皆不近情蓋古有其制而今不可強致矣
先王之世宮室器用被服飲食莫不有上下之分一
或僭踰國有常刑此所以俗無淫侈而民恒裕於財
用也季世禮廢名分淆紊而於飲食也尤甚苟力所
及不設限制一席之需動逾千金甚至有刻鏤調和
窮奇極巧不盈一盤而破小民數家之貲者又往往
不能勝食而委棄之以供僕隷之蹂踐而止嗟乎破
小民數家之產以供僕隷之蹂踐雖至不仁者亦宜
有所不忍矣箕子論僭上之害而作威作福之外獨

自然經室藏

舉飲食豈亦慮及于此歟
蔡傳以害于而家爲大夫以凶于而國爲諸侯葢謂
大夫僭君則害于家諸侯僭天子則凶于國也孔疏
以爲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葢謂臣而僭君
君而使臣僭上下俱受其敗也孔說似長
蔡傳以人用側頗僻之人爲有位者民用僭忒之民
爲小民以人對民固當作如是解然上文旣曰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而下又曰人用側頗僻則臣與人
亦當有辨孔疏以臣爲大臣人爲小臣意或然也蔡
傳㫖是而以皇極章之凡厥庶民與人之有能有爲

亦分作無位有位之別則恐不免太深也或曰側頗僻應作威作福僭忒應王食人與民互言也此說亦近是

威福之柄在君則為臣者精白一心以效其忠而已孰敢為偏黨者威福下移而予奪不出於至公於是乎有阿私而求進背憎以相傾者矣故曰人用側頗僻然則為人君者於毀譽之言一無所聽可乎是又自塞其耳目也人君而欲破朋黨則進賢者似阿嫉惡者似許人君而欲廣聰明則朋好者似好善伐異者似任惡欲無蔽乎是者其惟大公而無私乎故有

自然經室藏

皇極之正直而後次之以三德
人不能無心也不能無心則或不能無私也不能無
私則或不能無蔽也聖人之心湛一精明與天地不
違猶不敢自謂我無蔽也於是乎洗心齊戒而聽於
蓍龜蓍龜之神於人唯其無心也蓍龜無心而執蓍
龜者有私猶不足以全其神也於是乎必先擇卜筮
人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人亦必有是德而後始
可以交於神明後世之鬻犗誇嚴者果有是乎龜卜
固亡矣占筮之書具在而不能如古人之中者其人
之不能擇也

古人之法不傳于今者多矣雖其文有畧存者尚不可推其詳況其闕然無彷彿者乎卜五占二皆後世所不傳貞悔之為内外卦歷可因左氏傳而知之然外傳所謂貞屯悔豫者先儒推説多端終不能犂然合也況龜卜之法茫無傳授孔安國鄭康成去周未纔數百年皆依俙臆決不能相合蔡氏之傳又出於千餘歲之後而欲灼列其形配之以五行其亦難言已矣又按曰驛之驛孔疏引鄭玄王肅説皆作圛逸周書曰圛圛乘雲半有半無蓋回旋隱見之意孔疏以衍忒為推衍其變朱子曰衍推忒變也七者

自然經室藏

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也
蔡傳訓忒爲過而以衍忒爲推人事之過差竊按此
二字固難強解而孔說與朱子合當從之蔡說則恐
益迂晦也

國之將興也聽於民其將亡也聽於神稽疑之決於
龜筮得無近乎聽於神歟傳所謂聽於神者葢指夫
不務民義而徼福於淫昏之鬼者耳非龜筮之謂也
然人事不修民情不盡而唯龜筮是聽是亦非所以
救亡也是故必曰汝則有大疑而後乃曰謀及卜筮
不疑乎人心者不必稽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而後乃曰謀及卜筮先人而後神也龜從筮從
必在於人從之後人無一從則初不問於龜筮也是
宣所謂不聽於民而聽於神者耶且國有大事而庶
民之謀與人君卿士均其輕重此又宣後世之所能
及哉或曰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可謂不疑矣不疑
者不稽乎卜筮則又何以有龜從筮從也曰人之所
謀者是非也卜筮之所問者禍福也義之所在有不
暇問禍福者矣若謀國家之大事則亦不敢不至慎
至重而後動舜之授禹武王之伐殷君臣庶民亦既
已大同矣而猶曰龜筮協從猶曰朕夢協朕卜是固

自然經室藏

天下之大事不可以不至愼至重者也舜舉元凱而流四凶武王釋箕子之囚而大賚于四海豈待問卜筮也哉

金吉父因魯齋王氏之說於尚書經文往往多割裂改易而在洪範尤甚以王省惟歲已下為五紀之傳以斂時五福已下至于作汝用咎為五福之傳以惟辟作福已下為六極之傳驟見之似新奇可喜然解經而求新固先儒之所大禁也唯於庶徵之經以曰時五者来備為一句而釋時為是則殊有理若以曰時二字同之於曰雨曰暘之例則恐非句法且贅於

下文之各以其叙矣
庶徵之休咎五事之得失也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
君子之道不越乎容貌辭氣之間而四海之内應之
矣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程子曰唯君臣上下一
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何有不至此之謂
也肅乂哲謀聖之為五事經已有明文矣咎徵者休
徵之反也狂者貌不肅也所謂用燕喪威儀也僭者
言不信也左氏傳臧會卜信與僭杜預以僭為不信
是也急者聽不聰也寛和安詳然後始可以盡人之
言躁擾褊激而能審聽者未之有也蒙者思不通也

朱子曰學而不思則蒙蔽而無所得是也然則豫之於視也奈何見事明則斷必果猶豫怠慢者不明之害也

孔疏謂卿士之下有大夫蓋以卿士為六官之正卿也以上文卿士從庶民從之意推之則卿士當為卿大夫士上言卿下言士可以包大夫於中也竊疑卿士總言在朝之百官師尹則為卿師遂師縣尹之官如今之守宰蓋在朝之官所治者大而簡親民之官所治者細而詳故有惟月惟日之分也然詩所謂皇父卿士者序於司徒之上而又以大師兼之豈當時

正卿居重任者又別有卿士之稱歟唐孔氏又疑赫赫師尹乃三公之官與此師尹不同然詩所稱師尹者乃官大師而以尹為姓者非以師尹為官名也

由大以及小則曰歲月日積小而至大則曰日月歲反復互言錯綜以成文耳其分屬於休咎則未必有深意也蔡傳以為休徵總於大咎徵著其小其曰著其小者意尤未瑩金吉父謂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廢墜多起於微故旣易者先言日蔡氏之意亦或如是歟

百穀之成天時也乂之明君也俊民之章臣也家之

自然[illegible]堂藏

平康通乎民而言也又何以爲君也不敢斥言君故曰乂乂者治也君者治之主也又用三德人君之大柄也臣何以獨言俊民也俊民者賢士也賢士用則天下治賢人隱則民不安國之興衰決於此而已矣然則何以不首言俊民也歲月日時無易者五事之効也五事者人君脩己之要也君德不脩而能用賢士者未之有也

一歲而有十二月一月而有三十日是紀曆之名也故以月統日而稱日月陽之光爲日陰之精爲月是在天之象也故以日先月而稱日月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紀暦之月日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懸象之日月也其文雖同其所指則殊矣蔡傳以月之從星喻卿士師尹之從民竊恐非經意也然則月之從星果何所取喻也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喻民之嗜好不一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喻政有時措之異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喻從民之欲者有得失治亂之不齊也日月者君象也月之從星統言上之從下耳非以日月分屬於卿士師尹也或曰庶民惟星亦承王省惟歲之文言觀乎星以察庶民之休咎也風雨特舉一端而言春秋時星霣如

兩說者以為民失其所之象漢武帝時天星盡搖占者曰星搖者民勞也皆所謂庶民惟星者也

月有九行古曆家嘗有是說然稽之於實而知其為不可信也太陽之行終古有常所謂黃道也月之行也則有時而與黃道併有時而出于黃道之南又有時而入于黃道之北其出入于南北也各以六度為限舉其中與南北也則為三道而已若於其南北也而又分其上下則愈分愈多豈但為九而止哉且黃道之行自東至西竟天而一周月星之行有當黃道之中者矣有在黃道之南北者矣未有在黃道之東

西而不與黃道併者也詭者乃謂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其無稽也又甚矣又謂九道之行以四時而分此尤不可信夫月之行於天也二十八日有奇而一周一周之間出入于黃道之南北各六度者亦恰盡一周假使其實有九道亦旣以一月而徧矣如傳者之云則冬必在黃道北夏必在黃道南稽諸曆籌徵以仰觀又曷嘗有是理耶然則經亦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何也曰日行之有冬夏固也以月而言則其在冬也弦望去極近晦朔去極遠其在夏也反是是亦有冬有夏也

自然經堂藏

五福不言貴何也王氏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也使公侯至于庶人皆慕貴而不安於賤則陵犯簒奪何有終窮哉然則富獨可人人而使之慕歟富者足乎已而不匱之謂也聖王之政豈不欲使家給而人足哉愚又謂古者民產有恒以爵祿為富以匹夫之家而積金玉被錦綺田畝連阡陌者三代以前葢未嘗有也然則言富而貴在其中矣是二說固可相通然上文所謂汝則錫之福者即五福之謂也若不以爵祿與於五福則皇極之所錫者果將為何福也蔡傳曰富者有廩祿也葢亦以富而兼

乎貴矣
余讀洪範而知福善禍淫之必可信無疑也五福六極皆命之繫乎天者也福五而攸好德居一焉極六而惡與弱居二焉是亦可以該諸命之繫乎天者歟人之有生氣化萬變有生而聰明孝悌誠心好善者有生而頑愚嚚悍不可告語者如文王之在母不憂鬭椒之熊狀豺聲是豈非命乎天者哉雖然受人之形未有不可以為善者恃而不修則聖可狂也彊而克念則愚亦可以遠罪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命果可移歟曰奚為其不可移也且奚獨好德與惡

弱而已也雖壽短貧富皆可移也桀紂之民日罹于
淫刑湯武受之則各終其天年是非壽短之移歟桀
紂之民瘠于溝壑湯武受之則不饑而不寒是非貧
富之移歟桀紂之民率竭其力而不忍其呻呼湯武
受之則與民休息皥皥而不自知是非疾憂之移爲
康寧歟在乎天下之民者猶可移如此況乎其在我
者耶修身積德而自求多福固天道之不容誣者也
聖人言福善禍淫世或不能深信類以爲設教誘人
之權辯聖人之教以至誠爲本夫安有先爲不誠而
可以誘人者哉自古言天人之際者莫精於洪範箕

予為武王陳天下之大道其不為一時之權辭以相誘也亦决矣乃其言有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使福極果不可移耶則亦旣已定乎有生之初矣又安有所謂嚮用威用者也嗚呼余讀洪範而後知福善禍淫之說尤可信無疑也

自然經室藏